

心祭

马旭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马 旭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心 祭



(晋)新登字2号

心 祭

马旭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 印张: 11.825字数: 250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7—5378—1005—2

I.983 定价: 7.50元

目 录

王春兴老汉和他的儿子.....	(1)
苍凉的歌谣.....	(13)
红白系列	
家祭.....	(32)
大山的褶皱里.....	(46)
礼房拾零.....	(62)
吃白二题.....	(69)
太阳出山之前.....	(77)
八大金刚.....	(88)
擀瓜抠籽.....	(98)
心祭.....	(105)
只有眼泪是晶莹的.....	(125)
小汉子.....	(171)
日出.....	(188)
希望.....	(200)
迷人的夜.....	(209)
再见, 妈妈.....	(219)
柳支书.....	(237)
秋兴桥.....	(248)
桂花妈.....	(256)
柳峪口纪事.....	(263)

卖猪记.....	(274)
遭遇.....	(281)
桃子案.....	(328)
醉醒.....	(341)
翁婿对.....	(351)
远方来信.....	(362)
后记.....	(371)

王春兴老汉和他的儿子

一

渐近日落的时候，刮起了西北风。风儿卷着山路旁的雪粒，直往脖子里钻。王春兴老汉把脖子往竖起的旧棉衣领子里缩了缩，挥动手中的鞭儿，在灰毛驴眼前飘闪一下，只拉着他一个人的平车顿时跑了起来。

驴蹄踏踏，车轮滚滚。王春兴老汉的心情象驴蹄一样轻松，象车轮一样快活，出门不到两个月，六百块钱已经装在衣兜里了。

他的衣兜与众不同，缝在贴身衬衣衣襟里面。三百张半新不旧的贰元人民币，折叠起来，足有三寸厚，把衣兜塞得鼓鼓囊囊，犹如一个刚出蒸笼的馒头。衣兜紧贴着肉体，随着平车颠扑，亲昵地摩挲着他的肚皮。从上路回家的那一刻起，他心里就默默地计算着如何把这些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用得既及时，又合算。

他一件一件地数着眼下需要办的事。他有三孔窑洞，他和老伴、儿子住着一孔，杂七杂八的东西占一孔，剩下的一孔准备给儿子结婚用。儿子已经二十二岁，该成家立业了。他打算用石头给土窑洞砌个面子，再砌一个漂漂亮亮的大门，把“富”字摆在门面上。现在，材料大都有了，只剩勾缝的石灰、压檐的青砖以及做大门的木料尚未齐备。此外，他为儿子买了一辆加重永久自行车，并给未来的儿媳妇买下

了手表。儿子未经他许可，还买回了一台收录两用机。按当前农村时兴的习俗，儿子要结婚，起码还需有一台缝纫机。买缝纫机是件当紧事，但他想来想去，觉得最当紧的还是先托人给儿子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媳妇，把订亲钱给人家送过去。先买马后备鞍嘛！

柏油路在一个山包前中断了。平车驶上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车速骤减。小灰毛驴用“响鼻”告诉主人，它累极了。王春兴老汉拿起鞭杆，想给它一鞭，却又放下了。他不忍打它。出门两个月，担星星，背太阳，一天拉砖二十回，行程八十里，小灰毛驴从来没有和他赌过气。这六百元钱里面，多一半是小灰毛驴的血汗。如果没有小灰毛驴，凭他的力气，累死也一天拿不到十元钱。

日头落山了，余辉映红西边淡淡的云彩，风还在刮，雪粒还在舞。王春兴老汉把破旧的毡帽往下按了按，再一次缩缩脖子，在平车箱壁上磕打几下冻得失去知觉的脚板，然后用干裂僵硬的手掌，捂捂发紫的耳朵，从棉衣兜里掏出短杆烟袋来。

风中点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抽烟卷，还好办些，可是王春兴老汉除了逢年过节，求人办事，从来不买烟卷抽。旱烟袋再短也比烟卷长，即使火划着了，点的时候，也往往要被风吹熄。他不愿豁出七、八根火柴去碰运气。眼下火柴厂虽然没有关闭，火柴却到处脱销，一盒装着五六十支的火柴，走乡串户的小商贩要卖八分钱。他只好盯着来往的行人，看有没有个抽烟的，好对个火。

寒风扑面，刀刚一般。来往的行人不少，却没有一个抽烟的。王春兴老汉失望地摇摇头。烟锅里的烟末被风吹走一半，他没有察觉，依旧平端在手里。

二

夜幕抖落，星星缀满幽蓝色的天空，王春兴老汉跨进了他的独家小院。他一反往常回家后在院子里拍打身子的习惯，急急地推开窑门，将冻得发抖的双腿迈了进去。

窑里亮堂堂的，二十五瓦电灯泡正对着土炕垂下。土炕上放着一个红漆饭桌，桌子上摆着两碟小菜。老伴正在吃饭，对面的位子空着，儿子秋实已经放下筷子，坐在新做的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听着录音机播放的音乐。

“呀！”老伴看见他，忙放下手里的碗，埋怨地说，“怎么挑这么个日子回来？”

儿子扭头问道：“外面冷吧？”

王春兴老汉跺脚搓手地说：“差点冻死！”

老伴将锅里剩下的米汤，盛入一个粗瓷大碗，端给老头子。王春兴老汉接到手，倒吸两口气，“咕噜噜”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才摸一把嘴唇，坐在炕棱上。

老伴说：“你先歇息一会，我再给你做。”

王春兴老汉点上旱烟袋，说：“算了。”

老伴说：“一顿饭，怎能算了！”

老伴忙乎着做饭了。儿子给他扔过一支“大前门”。他伸手接住烟卷，不禁皱紧了眉头。两个月前，他出门走时，再三叮嘱儿子戒烟，如果戒不了，就配个旱烟袋。当时，儿子答应得很好，可是现在儿子不但没有戒了烟，而且和两个月前一样，尽抽好的不抽次的。他禁不住问道：“你还没有戒？”

“咔”，磁带完了。儿子把放完的磁带取出，淡淡地说：“戒它干甚？”

“我走时你不是说戒？”

儿子笑了笑。

“你要戒烟。不戒不行。自打今年起，你订书订报，吹拉弹唱，还要穿好衣服，抽好烟，你算算，每个月得花多少？”

“自己养活自己！”

“凭你那两下子？哼！”

王春兴老汉有些儿愤然，哼一声便不说话了。秋实也不和他争辩，顺手拿过一本书。

一会儿，老伴便把热乎乎的饭菜端上桌面。老汉吃完，从衬衣兜里取出钱，递给老伴，说：“这是六百元，你拿起。”

看书的秋实迅速从凳子上站起，走过来，直勾勾地盯着他妈手里的钱，说：“是这一回出去挣的？”

王春兴老汉嗯了一声。

“好！”秋实高兴地说，“我正需要点儿钱！”

“这钱不能乱花，要给你结婚用。”

“结婚？着急个甚？我才二十二岁！”

“你不着急我着急！”

王春兴老汉以为儿子是不好意思。他用自己年轻时的心思来理解儿子。他年轻时，常想早一天娶上媳妇，可就是嘴里不好往出说。每到冬天，天闲日短，晚上呆在家里闷得发慌，便东家出、西家进地找人打扑克。扑克打腻了，玩开“骨牌”，最后赌开了钱。后来结了婚，才改邪归正。

儿子不赌，这一点王春兴老汉很放心。但是儿子在家里呆不住，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有时步行十里到邻村去看电影，或听三弦书。有时骑车往返六十里去看县剧团演出。

更多的晚上却是和村里的青年男女一起吹拉弹唱，不过十二点，不归家。为了图红火热闹，儿子买了二胡、三弦、笛子、笙等七八种乐器，还把他让买结婚用的被面、毛毯的钱买了录音机。凭他的经验，年轻人在一起厮混，时间长了，难免调情嬉闹，生出事来。如果娶上媳妇，家有热被窝，儿子就不会天天晚上往外面跑了，他和老伴也就不为此再多操心心了。

王春兴老汉和老伴磨了半天嘴皮，秋实就是不同意很快订亲。老汉躺在被窝里，怎么也琢磨不透睡在身边的儿子究竟在思谋甚。从外表看，儿子长得高大英俊，精明过人，可怎就不思谋成家立业，只知道花钱贪玩？

尽管儿子不听他的话，不按他的意图行事，不学他的样子做人，王春兴老汉觉得儿子还是个好儿子。首先儿子不胡作非为，懂道理，懂礼貌，也孝敬老人。其次，他出门在外，包来的十多亩山地，全是儿子种的。十多亩山地，产了四千斤粮，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儿子是勤劳的，是务正业的，是种庄稼的好手。

夜深了。睡在身边的儿子发出均匀酣畅的鼻息声。他端详着儿子英俊的面部，轻轻叹了口气，转身睡了。

三

黎明无声无息地爬上麻麻发亮的窗户纸。王春兴老汉穿好衣服，轻轻地推开门。

曙色朦胧。蓝幽幽的天幕洁净如洗。王春兴老汉看看天气，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是晴天。”然后，把目光从天上收回，仔细看着院子里的一切。院子打扫得很干净，柴禾堆了有一丈高，整整齐齐，好象一座小山。院子下边的花菜院

一边，上千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垒成一个正方形，上面平平地盖了一层石板。他心想：我出门两个月，秋实就把石头全背回来了。这小子，还真有种！

院子里没有发现需要收拾的地方，他便打开了靠西墙的猪圈门。

猪圈刚出过粪。王春兴老汉为了让儿子少受点儿劳累，拿来了锹、镢头，猫着腰钻进猪圈，一锹一锹地往外铲着猪粪。发青的猪粪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他似乎没有闻见。两头一百五六十斤重的肥猪，静静躺在里面。他越干越起劲，不到半小时，就把猪圈清理得干干净净。他猫腰钻出猪圈，儿子秋实正用镢头往碎打他铲出的粪。他心头一喜：半年前，太阳升起一竿高，儿子才从被窝里往外爬，不多几日功夫，儿子就变了，变得勤了。他打量几眼儿子，伸出手说：“把镢头给我。”

儿子说：“我来！”

“给我！”他固执地说。显然，有他在，凡属重活儿，他是不让儿子干的。

儿子顺从了。

王春兴老汉用镢头往碎打，秋实用锹往起堆，一会儿，坟头般的粪堆便堆在猪圈门前。老汉把粪堆下边的大块粪拢在一起，又捣打一阵，这才直起腰，说：“歇会儿吧。”

秋实放下手里的锹，取出一支“大前门”，给王春兴老汉递过来。老汉本想说：“戒了吧。”话到唇边，又改了口：“你抽吧，我有旱烟。”

“抽一支嘛！”秋实说，“旱烟能顶纸烟？甚烟甚味儿嘛！”

“好烟赖烟，嘴里冒烟。”

王春兴老汉坐在一块石头上，拿出他的旱烟袋。秋实只好把烟叼在自己嘴上。

一袋烟抽完，王春兴老汉感到身上一阵冷。他磕掉烟灰，站起来，说：“外面冷，你回窑里歇着去，我把它闹完。”

秋实回窑里去了。王春兴老汉刚拿起锹，秋实一手提着录音机，一手提着一件羊皮大衣出来，笑着说：“这是我给你买的，你穿一穿，看合适不合适。”

雪白的皮面，雪白的毛色，漂亮极了。王春兴老汉睁圆了窝窝眼，伸手接过羊皮大衣，轻轻抚摸着细长的羊毛，顿时，一股热乎乎的暖意从手指传遍全身。他两手提着衣领，刚披在肩上，突然飞快地脱了下来，眼直勾勾地盯着儿子问：“多少钱买的？”

“八十。人家都说不贵。”

“还不贵？八十还不贵？我这条老命也不值八十！”

“贵不贵，买下了！”

“你，你就干这些事！”

“还有一双大头皮鞋。我是想，你在外面，天气冷……”

“我……老骨头还怕冷？退了，我不穿！”

“已经买下了！”

“买下不能退？这么多钱，从哪里来？我连你……”

“钱早给人家了！”

“拿回来。钱还有别的用。你结婚……”

“告诉你我今年不结婚嘛！”

“不结婚就积攒着。”

王春兴老汉和儿子争起来，老伴忙从窑里赶出来，说：

“我说你个老不死的，秋实怕你冻着，好意给你买了皮衣皮鞋，你还怎哩？”

老汉气鼓鼓地说：“我没钱，穿不起。不穿！”

“不穿？好，秋实，他不穿，你穿了！贱骨头，没见过！”

老伴要儿子穿了，王春兴老汉窝窝眼瞪得溜圆。他想说不让儿子穿，可是说不出口。儿子是他的，他从来没有在儿子身上吝啬过。老伴让儿子穿，他能不让！

老伴从秋实手里拿过羊皮大衣回去了，秋实放开了录音机。王春兴老汉心烦意乱，歌声象鸡爪子一样撩拨着他的心。他直想让秋实关掉录音机，话到嘴边，又被舌尖卷了下去。儿子想高兴，何苦惹儿子生气？算了，算了！让他听去吧！皮衣也不用退，让他穿去算了！横竖就那八十元钱，儿子穿上，他身上也暖！

录音机的声音好象一阵比一阵高，王春兴老汉觉得十分刺耳，于是说：“秋实，你把机器停了，我问你一件事。”

秋实不情愿地放低音量。

“昨天晚上，你说你有买的，是这件羊皮大衣？”

“不是。”

“是甚哩？”

秋实眨巴两下眼，似乎觉得目前这种气氛不宜把他要办的事端出来。

“说嘛！”

“说了顶甚？你又不让买！”

“不让？我……我……”王春兴老汉委屈得结巴起来，“我不让你干的，到头来，你……你不全干了？甚么二胡、笛子、三弦……还有几百元的机器，你……你不全买上

了？”

“这一回也让买？”

“你告诉我买甚。”

“买书，买道具。”

老汉轻轻舒了一口气。买几本书要多少钱？顶多也不过几元钱。少抽一条烟就够了。道具，他不知道是甚东西，便问：“道具是甚？贵不贵？”

“演戏用的，得一百多元。咱村太偏僻，离县城太远，一年四季，很少能看上一台戏。听说三弦书，也不过三五次。大队早就想办一个文化室，可是一直没钱。我想把你拿回来的钱先用……”

“不行！”

“你听我说嘛。我算过，办起文化室，图书收费，电视机收费，用不了一年，这笔钱就可以挣回来。过了春节，再演几台戏。如果邻村请咱专演，还可挣钱。咱只是把钱先垫……”

“不行！”

老汉提过两只筐子，发狠地往筐子里边铲着粪。

“总得有人先垫，不垫办不成。”

“办不成就算！我一辈子不识字，也没有白给过人一分钱！”

“我已经答应大队了！”

“不行！”老汉拿起扁担，愤愤地说，“这一回不能由你胡踢弄了！村里有钱的人不少，谁想办谁出钱，我没有钱！我要抱孙子！”

“爹，这可是一件好事！”

老汉蹲下身子，挑起粪担，坚决地说：“好不好都不行！”

“爹！”

王春兴老汉挑着粪担，头也不回地走出大门去了。

四

清晨，太阳从山头上探出半个血红的脑袋，王春兴老汉赶着毛驴车，已经走了十五里路。

在家里住了一天，他惦记着刚刚揽到手的一个工程，他负责给这个小工程运送石料。凭他上两次包工运料的经验，他断定这次所包的比上两次赚头更大，一天至少也挣十二三元。他不能在家里多住，多住一天，就等于少挣十几元钱。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他却一点儿也没有觉到冷。临走时，儿子秋实硬逼着他把羊皮大衣和皮毛鞋穿上了。皮衣、皮鞋究竟比棉衣棉鞋暖和多了。以往冬天出门，虽然车上空空的，他总也不敢坐。这一回，他稳稳地坐上了，而且一直坐了十五里。从皮衣皮鞋里发出的温热，直往他皮肉里面涌，如果不是一股凛冽的寒风象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绝不扭转身子背向毛驴。他多么希望遇到一个熟人，遇到一个和他年龄不差上下的熟人，美滋滋地听熟人对他的皮衣皮鞋夸奖几句。然而，路上行人稀少，骑着自行车赶在他前头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失望地唉了一声。

太阳一寸一寸地升高，天气渐渐暖和起来。王春兴老汉开始觉得身上发热。他翻起皮大衣的襟子，抚摸着绒绒的毛絮子，心说：“真是好货！可惜太贵了，要是便宜上一半就……唉，年轻人，就爱花钱！”

想到花钱，他禁不住又埋怨儿子了。那钱，他是怎样挣来的啊。担星星，背太阳，头朝下，背向天，汗珠子滴在地上叭哒响！可儿子，花钱不知挣钱难，竟要把他累死累活挣

来的钱拿去图热闹。他想不通！难道流血流汗挣来的钱是为了图热闹？要是单为了图热闹，哪如给儿子办喜事时办上几桌七碟八碗的好酒菜，再雇上一班吹鼓手，请亲戚朋友美美吃一顿？

他把惹他心烦的事抛在脑后，掏出烟袋正想过过瘾儿，突然看见弯道不远处有个行路人，于是打消了过烟瘾的念头，挥鞭在小灰毛驴脊梁上轻轻一击，小灰毛驴“踏踏踏”地小跑起来。

车过山弯，赶上了那个行路人。那人掉过头来，是个圈脸胡，穿着半新的皮衣皮裤，戴着皮手套。王春兴老汉看了半晌，问道：“这位老兄，去哪儿？”

圈脸胡说：“去交道口。你哩？”

老汉心头一动，笑着说：“顺路，坐上吧。”

圈脸胡也不客气，麻利地跳入车厢。

王春兴老汉赶动小灰毛驴。圈脸胡热情地递过一支“大前门”来，边给他划火点烟边说：“老兄的这件皮大衣可真漂亮！”

“刚买的。是我儿子给买的。怎哩？你是不是也想买一件？”

“我是想买一件新的，可这件旧的卖不了。”

“你想卖多少？”

“旧货还能卖多少，卖三、四十元就行。”

王春兴老汉心头一动：三四十元钱买一件半新大衣不算贵。他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衣，不禁产生了换大衣的想法：新旧一样穿，一样暖和，只是不好看罢了。好看不好看，无关紧要，自己已是黄土埋了半截子的人，要好看干甚！于是说：“你看这件能卖多少？”

圈脸胡伸手撩起衣襟，摸摸皮面、毛絮说：“货色不错，还不卖八九十元？”

“那……咱换了吧！你给我点钱。”

“怎哩？刚买的就要卖？”

“家里急用钱。”王春兴老汉信口说道。

“真的？给你多少钱？”

“不给六十？”

“六十哩？太多！太多！”

“你说多少？”

“五十。”

终于成交了。老汉从圈脸胡手里接过四十八元钱，脱下新羊皮大衣。

老汉穿上旧大衣，钱装在贴身的衬衣衣兜里。他觉得旧大衣和新大衣一样暖，便说：“干脆连皮鞋也换了吧！”

圈脸胡摆摆手，说：“那不行！我这皮鞋是走路穿的，坐车冻脚。你常年赶车，离不了这么一双鞋。”

“没事。我赶了几十年车，就没觉出个冻，老骨头了！”

“不行。这事我不干。”

圈脸胡口气十分坚决，王春兴老汉只好作罢。

车过山口，两条大路分南北。圈脸胡又递过来一支“大前门”，然后跳下车，说：“我该这儿下车了。”说罢，冲他笑了笑，大步往南去了。

王春兴老汉回头望着圈脸胡的背影，摸摸换来的皮大衣和衣兜里的钱，甜甜地眯起窝窝眼。